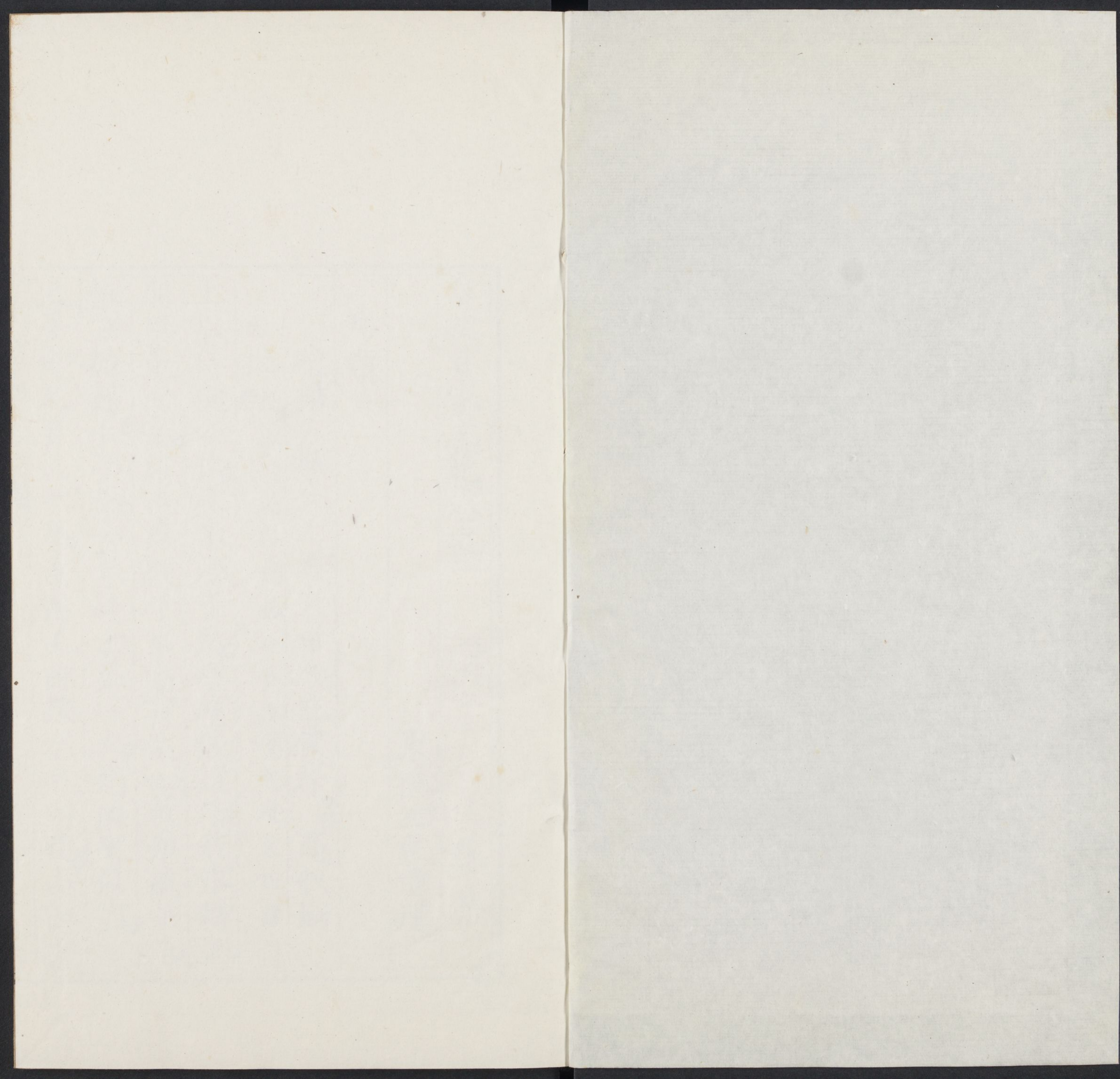


T5238.77/1140(4)

4



皇明百家文苑卷之三

皇明大儒高叔嗣集

東陽王乾章撰

序類

贈楊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

高叔嗣
批楊以內翰外補按今為左遷夫此文曰

上以侍從之臣政未洽于民乃歷試諸公若求輔

則用是而求諸臣或概于事而有伏心故弗能于治

惟方城楊公不特公舉進士第一人為國史修撰

太子中允者也七年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山西京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三

東陽王乾章選



絲集

序類中

贈楊方城公上山東布政左使序維聰高叔嗣

批楊體以內翰外補據今為左遷矣此文回護得

上以侍從之臣。政未洽于民。乃歷試諸外。若求輔弼。則用是而克。諸臣或厭于事而有佚心。故弗能于治。惟方城楊公不然。公舉進士第一人。為國史修撰。太子中允者已七年。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山西京

師視爲邊邑。薄之。公無所變。已而徙河南。用以修學。政久之。轉山東布政司叅政。守海右諸道。督漕入都。越十四年。轉爲山西右使。九年於外服。益恪不懈。政聲四塞。吏民顯然。靡不嘉頌。夫上厲精中興。本漢宣用蕭望之意。下徙近臣。而公單於六藉。學無所不觀。文章爲當世冠。又不厭爲吏。越望之甚遠。十五年七月二十日。轉爲山東左使。迫次公卿之選。叔嗣觀古者興國之臣。皆木訥無文。若敝矣。然而恒澹。則其人皆起民間。習知疾苦。所發政善也。故內外均。及其

既也。皆文學儒生。若華矣。然而不治。則其人皆少貴。不閑於事。所發政舛也。故重內而輕外。高皇帝定天下。書十五省設官之制曰。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司。所以承者朕命。宣者代言。布者張陳之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自叅政以下。皆自辟屨。蓋嘗御書其門。顧其重如此。山東西京師輔車之地。士馬財賦。緩急以需。後世宜選賢建治。而或薄之。然則積輕豈一日哉。公于山東西皆再履之。熟知閭閻利病。道里隘塞。財賦所出。無不講。國旣賴以爲重。遂據昂

鉉登元宰。受鴻名而左道治。俾天下內外之勢不偏。當繇此已。吏民皆仰望於今。群僚感公之重。咸述明德。作此序辭。以示後式。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秋八月之吉。

送朱升之任序

應登

東海

批文本秦漢體而筋骨約束微有未盡

夫折堅斷勁。剗犀剗玉。向無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溶鑄煅鍊。精光愈新者。蕪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

約束。細人之胥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栲松柏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狻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段顯名於秦穆。子臧疆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居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鳩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

疑而說入。故志既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
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
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
人和之。故皜者見污。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
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群口也。今倚
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
者見拔。拂者被訛。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
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
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

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替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
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巢許。致薄於伊
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不可易也。夫蕪清修潔。行能
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
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
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
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宏

唐龍

批此叙張軍功而賞不酬勞文有感慨

淳南張君字惟裕。真定人。與龍爲同年。初授監察御史。時當路有媚于中官者。勢焰赫赫。朝紳多下之。淳南獨與抗辯。乃出補府推官。與青州同知。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隄備延綏之西鎮。大以軍功聞。或曰。俎豆之士。不辯軍旅之事。衣冠之臣。不識甲冑之容。淳南書生。自有軍功。龍曰。淳南書生。是故有軍功也。獨不聞。悅詩書者。疆晉之師。興禮樂者。恢漢之業乎。夫鎮孤懸一隅。城垣僅數里。廩會匱乏。不足一年之積。什

伍之師。可數而盡也。且四望沙漠。塞北之虜。控弦鳴鏑。鼓行而游。其衆如雲。慄疾如風。兩境日駭。淳南至。增城之堞。密其營壘。措謀竭慮。積粟二十萬石。時聚部內士卒。訓而軍法。較而伎勇。苦樂與同之。罔不願致死力。嘉靖元年秋。虜衆數萬壓境。淳南乃激諸將。以大義。伐鼓彭彭。出師桓桓。督諸糧餉。飛運不絕。軍中飽嬉。其氣百倍。俘獲之級。纍纍然。當是時。黠虜扶傷而遁。百姓肝腦得免塗地者。淳南之功。不可謂不多也。二年冬。陞本司副使。蓋稽年格。與甄吏治爾。軍

勞猶未之逮也。夫惟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進，進難論，論難賞。至於中官勲戚，足未躡行伍，而千金市級，一咲登壇者，直易易爾。蓋疎戚不同，而遠近之勢異也。潯南當寇焰方張之時，督陣督餽，以夷大憝，何如其烈也。乃未建于進，于論于賞，夫亦勢已乎。然人臣之事君，建功宜廣，取賞宜約。廣者忠之分也，約者廉之節也。功廣則忠宣，賞約則節亮。潯南又何尤焉。

送任宗海序

林俊

批規勉不襲諛詞，見古人之風致。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馬田叟村畝，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掇書史，援章條以相擠軋。大吏至，則旁聽仄睨，以下上其譏評，適當其意，吹聲鼓馨，恒若弗及其弗然。媒孽以短其真，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才能之收，叙恒首它藩，而庸員債事，亦徃徃而有。温江任君宗海之爲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崖馬先生來，速贈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爲告，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始也。其可辭君慎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聞，遂拜南京監察。

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嘉梳篦。風裁尤炳烺。可諗左璫失故利。私患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江西聲烈。其無是豫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無所擇於中外。通踈馬爾。策健馬。駕輕車。以載馳乎熟路。無憂其弗至矣。古者赭墨其衣冠。而禁行人肅。後世法日峻。犯日以多。日械孿敲朴。奈其無畏也。獨何歎。禮義不施。而庶耻之風。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髻一人。則髻者視為耻。三之一群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

髻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為耻。故禮義廉耻。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廉耻。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以率教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誠矣。何患貪者不廉。暴者不良。矯偽者不誠。信以自將。轉移感動之機。有不自我者乎。昔晦翁先生提刑浙東。以嚴為治。清獻公官成都。以惠利為本。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黨魄落。寬猛翕張之政。宜亦有可思者。先正有言。一家哭何如

一路哭。不善人之不去。善人之賊也。君心勉之。吹聲
鼓。將適之江之西。以達之。朝堂之上。雄秩峻命。
容於君獨捨。朱趙行業。予於君深冀焉。

僉事顧箬溪平寇序

鄭善夫

批此文叙事断制微似老泉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岩峒相嘯
呼。如蜂屯螳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
百粵之地也。潮漳之隩。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
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銳。坑壑數十里。爲道莽如行不

可駢存。世惟蠻夷所據。而獲擒亡命之徒。往往竄而
附焉。爲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
以逸敝我之駭。駭急則移山蹈海。視嶽嶠混漾若平
地然。數年歷文武。而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在
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
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草薙而
禽獮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于
潮。君至潮。號令惟嚴。褰帙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
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掇箭

灌。感。大。漚。擣。木。窰。趾。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鄙。盡。自。潮。之。南。蓋。先。漳。賴。之。聲。而。禡。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潮。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關。介。冑。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象。真。全。不。有。却。走。馬。以。糞。乎。潮。郡。丞。林。侯。序。君。之。績。故。吾。黨。張。之。次。年。為。正。德。丁。丑。秋。七。月。日。晉。安。鄭。謙。

為之序

贈靳兩城序

羅洪先

批詞樸茂而意周匝不規規於擬古者真名筆也

聖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為刑。非以迫蹴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為之禁。大抵約民於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師所為設也。聖人莫盛於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遜。敷教在寬。寇攘奸宄。刑期于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者自適之謂也。此君所以命臣也。至於伯益矢謨。則

曰罔遠道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從已之欲。不拂其欲。故無怒。不干其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於此。此臣所以望君也。當是時。明時治水。征苗放罪。無所事。事矣。而君臣之間。勅戒懇篤。不越於此。聖人之道。其不可見乎。雖然。使人無怒。人之所易解也。至於無一足譽。則是無可喜之政矣。以聖人在位。緝績百年。明良都俞。無敢逸豫。顧不足以取悅於民。何哉。道固有然也。凡不足於已者。始欲借譽於人。譽言之至。必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安之休。則下有渾渾之俗。內

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爲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於無言。聖人豈以簡靜自適哉。不敢違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悖。逐利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誦說者。大抵張才美。競威明。炫飾雅度。與其智慮者也。夫深文苛法。發奸擿伏。而不避襲禮讓。勤文告於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也。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令焉。以示信。使齊民頷頷然。廢衣食捐驅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人情錙銖不當。則取平折傷支體者。法抵罪。彼委積饋勞。

興壞繕治而不節。則日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此揖讓而劫奪者也。鈞鉅傳致。鉗欽敲朴。死者相踵。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此持牘而代斃者也。巧賊隱靈。緣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而搏執之。以爲聰察。此何異於設筭誘之入。而利其負也。聞者顧曰。是何踔絕也。蕪人者也。嗚呼。彼暇計民之自適。何如哉。兩城靳先生。山東之豪傑也。始以進士起家。文學爲一時冠。意若不屑。屏居寡欲。積有歲年。一旦出爲州郡。諸難更試。所在畫一。嘉靖丙午來守。

吉安。吉安於江西十三郡。地最廣。號難治。先生下車。罷諸供億。與期會條教。刑無妄施。獄不濫繫。食任糠覈。器絕錯采。未數月。郡中少事。久之。民役於官者。如在其野。野不識官府人。府中吏未嘗狎宴廢事。晨起抱文書上堂。印署畢。竟日坐舍中。無所咨請。然終歲侍左右。不蒙詬詈。士大夫居其土。無起居伏謁之煩。先生故精詣默識。書傳易象。歌詩騷文。追逼古雅。不一持示諸生。有所疑問。隨言解譬而已。亦不樂著論說。使其流誦。旣三年。當考。吏民士庶。不忍其去。問太守。

何以得此。即吏民士庶。不能盡言其故也。嗚呼。此非以生全。休息爲政矣乎。先生問謂余曰。嘗令吏取文書。久不至。心將拂然。旋悟曰。是將以自戕矣。夫不忍動念於去來。遲速之間。以爲自戕。其忍以張飾競眩。勞其心乎。又忍以張飾競眩。其民乎。世之質。遠於厚。而似簡靜者。非其難諧於俗。則無所主於中。此無論矣。強力足以撼重。絕識足以剴繁。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有如先生者。卒不能役已。少有所徇。顧曰。是戕心與否。嗟夫。豈可與尋常道哉。先生行於

滿之次。比九邑之令。其相聚謀曰。孰能發吾吏民士庶之情。以祝其復來乎。則相率而問於余。惟吉郡舊守論考。嘗以九年爲限。其吏民士庶。願留者。則進其秩而許之。今時其能行乎。不可必也。雖然。先生以聖人之道。自適於已者。與吉郡之民生。全休息。忍棄而不歸乎。余不佞。謹叙以俟之。使九邑之令。守其故。以待先生之來。且望後政務師先生。而求進焉。無或急人之譽。輕於道。道以自我也。

贈黃滄溪序

羅洪先

批直寫一段自得之趣不必模擬先秦兩漢

古之述良史者必先公儀休。至漢之臣多以良二千石拜丞相。其人雖衆。然獨黃霸爲首稱。此二人者。跡其行事。擬之聖門諸子。卽由求豈多讓哉。然論道術者。恒莫之與。何也。吾嘗考之道術之人。其行與罷。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求其自足而已。固無與於人之知與否也。其於人之利害。如肌膚之必愛。疾痛之必去。求以自安而已。亦無與於人之譽與否也。夫是之謂盡實。若夫其行也。必甚有可喜者。而非必人之皆

有利也。其罷也。必甚有所逆者。而非必人之皆有害也。是則有以悅人之耳目。而不求稱吾心。夫人之耳目。短淺。取效呼吸之間。而不能達之於歲月之外。彼事功之遠且大者。固非歲月之外。不可速就。則是耳目未足憑也。必求耳目之悅。而不求稱心。則必有違心之行。行至違心。治狀雖章。忠信微矣。夫是之謂狗名。狗名者。盡實之反也。人之言曰。三代而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嗚呼。此矯世之論。非其至也。夫破矩規。決網維。恣其胸臆。無所顧藉。其視蹈步而行。擇句而語者。不亦

大相遠哉。故曰莫若好名。雖然名由盡實而後生。斯固
道術之表。而積善之徵者。一有狗焉。致其飭而至於遠
心以悅人之耳目。則離親圯族。詭世拂常之變日起。故
夫拔葵去織之儉。道烏亭猪之察者。是休與霸之所為。
君子者。弗之尚也。即是推之。凡惇恂質直。淫鈍簡默。節
抑謙退。若是者。人雖不同。要之皆盡實之類。然非今世
之所取也。今聞廣交。敏給多能。巧文銳功。若是者。人雖
不同。要之皆狗名之類。然非今世之所惡也。豈惟莫或惡之。求
其庶幾焉者。猶不可得。况其近於盡實者哉。以今世而

有若人焉。為君子者。其驚嗟愛慕。宜如何也。余未聞
君子之道。然竊有感於滄溪黃公。公為吉安四年矣。
不獨余之固陋者能知公也。即吉安士民無遠近。衆
寡莫不稱之。如出一口。余是以知盡實者。未嘗不為
今世所取。顧所取或不在是。其亦可以類推也。夫公
為人朴茂無華。應接唯諾。必以情。其於察友。恂恂焉
如其家之昆季。肝膈畢露。未嘗立異相高下也。其於
屬吏於士民。歐歐然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相係。未嘗
立威相彈壓也。治獄有哀矜之仁。而不好評以為明。

事上有守正之節。而不廢法以相附。晷呼同喝之苦。不及里閭。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此衆人耳目之所及。非其難也。人之持風裁者。必不敢輒干以私。公自處甚潔。遇人有恩。為之言者。未嘗逆其有他。俱得自盡。然其裁鑒固未病也。於死囚尤極寬慈。滌械除穢。食飲以時。守者怠事。間至逸禁。左右奔告。公第自責而已。未嘗移怒守者也。比就逮。公猶貶服待罪如故。未嘗藉口遽釋念也。公之意以為吾惟決於理之是非爾。於人言乎何恤。幽隱或遺。固非為民父母

之道也。且人無蹈於罪。求其生而不得矣。即使頃臾無死。猶足以致吾之惻怛。而遽有死之之心。所不忍也。蓋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為絕物。有黃霸之明而不為已甚。抱謙抑恂直之德。而無功能敏巧之聲。故出於不得已而後行。非其有所喜也。與民休息而後罷。非其有所拂也。寧受人之疑。而不能拒人以自明。寧受人之欺。而不能戕人以自利。然卒莫有疑而欺之者。公亦不之與知也。此惟內與心謀。而於衆人耳目不復計者。然後足以語此。是豈近世功名之士可及

哉。公之道術不聞其詳。即其不喜近名之心。推之其
緊得矣。公將入覲。治九邑者某某等咸索言為贈。余
復之曰。公不近名。慎無以譽言獻。既而惧其不釋也。
則為叙其故。俾未深知公者咸有取灋。亦以廣公教。
令俟他日傳良吏者得類書云。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王維楨

批

槐野全學史記似乎畫虎此作獨覺粹雅錄

傅大夫為工部郎中三年。諸大夫游者乃往往稱大
夫焉。大夫之為人也。能而不伐。巽而不爭。嘗坐稠客

中。客多出高論。遞相詡下。獨大夫端纓帖聽。不和一
語。然于客言則中度。滅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幽
勿穆。不稍見也。豈古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于
縉紳間。以此。選于吏部為廣信太守。客曰。廣信善厥
職。史維禎詰之曰。諸稱廣信善厥職者奚觀也。客曰。
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震猛而暴抗者。百
姓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用尼。夫隰
下而水趣之矣。茅柔而人藉之矣。既溫且恭。將無僻
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來。緊占其今。維禎曰。

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乃
所○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睹○也○廣○信○爲○卽○吏○猶
問○學○不○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
昔○是○非○之○鑑○譬○如○淵○谷○百○物○異○聚○予○私○嘗○探○究○之○至
不○測○也○及○觀○其○行○事○不○矯○不○隨○不○兢○不○却○不○爲○利○回
不○爲○勢○劫○以○此○兩○者○窺○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溫○恭
已○也○初○廣○信○守○缺○吏○部○以○大○夫○請○補○疏○略○曰○今○天○下
吏○治○紛○紛○靡○矣○淺○者○困○施○懦○者○隳○綱○安○望○其○就○順○理
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也○誠○得○沉○毅

之○人○以○使○之○應○至○不○踞○撼○至○不○搖○則○廣○信○治○臣○程○品
郎○署○中○獨○傳○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日○月
藏○精○則○人○時○晝○夜○矣○虎○豹○當○岨○則○人○廢○樵○蘇○矣○故○閭
極○啓○疑○疑○者○易○叛○強○甚○干○懼○懼○者○難○輟○能○沉○能○明○能
毅○能○馴○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築○野○傳○大
夫○號○築○野○諸○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傳○氏○守○廣○信○甚
理○孰○是○道○也○寧○獨○善○一○國○哉○廣○信○往○六○月○而○王○生○復
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致○之○稱○曰○贈○云

送南元善入覲序

王守仁

批

始拂士民之欲而終得其心父母嚴師詎忍其去曲盡留行者之情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愆窟
掘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頽靡。至
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
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
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
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
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

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凡。至。學。宮。
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
蔽。於。習。染。開。然。疑。以。駭。曰。是。迂。濶。之。談。將。廢。吾。事。則。
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訾。議。之。士。大。夫。之。為。元。善。
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
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
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
諄。焉。壘。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
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

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浴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

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凡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批前叙作令之難令讀之可以懼後叙作令之

道令可自恃而不懼此關世教之文

海內之執譬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繇撫巡而
藩臬是坐論者也繇藩臬而府州縣是役使者也然
縣尤難此譬以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爲
指者常病矣一省之大凡在上治者一人於縣無不
統也爲縣者常病矣是故政令不宜則病因而行之
則民被其疵因而不行則我受其罪如此病已數勗

則病巡撫意有所出御史方思而矯之前者革之後
者方思而復之如此病已計三歲終撫勗一人或二
人御史易三人矣藩臬諸公大抵半易當是時縣方
承其後雖冉季猶難民性五方異宜緩治之不能不
驕也急治之不能不怨也計百里之境一人領其上
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能知百姓之心乎吾朝夕
奉上簿書不暇事上不暇而暇行政乎二者均之難
然民之難未若事上之難也故爲縣者順於下邪則
民蒙其利而上不之予順於上邪則上予之而民不

蒙其利。上予之則賢。上不之予則否。而朝廷之用人也。常繇之。然則順於上乎。吾秉道而行。不失諸已。上果其人。則猶我予也。設非其人。猶足免於罪戾矣。然則順於下乎。此賢人之所以有志。而衆人以爲不暇。泛泛焉視之而棄之者也。人臣幸得事天子。雖繇令至公鄉。鼎食無足異者。無內外皆臣也。豈以一縣而棄之哉。天子以印綬假我。它人欲從旁撓之乎。故上令可行行之。不可行吾不行也。寵利毀譽。無秋毫疑於心。政成而後去。治定而賞及之。則奏功乎一縣。而

天下且頌之。又何計難乎。此吾意也。凡前難之者。衆人意也。鄉人徐崇教舉進士三年。始試江陵。友人旣祖之。則繼之以言。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朱應登

批工作麓役叙得如此雅致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滄滄。長隄委屬。南接秦郵。甃湖匯焉。布濩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渚者日以溢焉。隄故有

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千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大水。歲因以不登。於是上下始怛怛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䟽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泣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

盧君廷哲。是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責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克其費。以銀計者七萬。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隣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土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甃工。寬間之。卑而搏者。寢廣。廼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既和。交臂受事。既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圯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滯。者溢。者以安。於

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斃者。焚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者。積囷之餘。拭觀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應登郡人也。其欣戚之情。視衆均焉。廸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為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老以為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為民興利者焉。夫為民興利者。故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參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

而任斯民之重。始遠巡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為之。先無德色以為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即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此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彭石屋序

唐順之

批古人取子嚴於一介此文即辭供應一節而

批其賢有官守者可湯然警省矣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
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
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者為
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

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
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
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蕪耳。何太史公舍彼
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蕪也。其意可知矣。蓋
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己。必能為人也歟。
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一
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
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所
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黷。

骨無恥者則可耳。其知古之御吏不亦遠乎。今夫以
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浚。我以
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之過。奉
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恤也。嗚呼。此
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
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
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况百金乎。且我書生
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
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

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乎。
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
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屋。
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
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
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
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已。而其仕
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
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也。于是

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
不得。則求予文為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
及於儒者為己為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
告為宜興者也。

送陳灤州序

殷雲霄

批通篇止論灤州險要。宜思患豫防。至末方論

陳君一句。此見古道。今則諛佞之詞。徒以悅
人耳。

雲霄切侍先君子為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

六一丰神

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可出沒。往來隙徑。徘徊慨嘆。
欲問元順帝北道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治久矣。北都大漠。平沙漫草。浩浩無人行跡。令
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
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諾。歸
卧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鷄豚。或挾弓矢。獵狐
兔為樂。南有孤竹山。携椒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
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
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邃。谷大麓。多虎

豹熊罷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鳧鷖。泛拍洪濤。巨浸中。茲其有食。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累憂艱。遘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吏。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耗散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者。尚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虜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顯。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

當憂者。時年少。謾不復省。爲何語。乃今知之。夫人情常怠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籍輦。嘯聚十餘人。左持弓。右杖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開門坐公館。魚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割掠村落。虜子女玉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况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距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脩哉。陳君慨慷多大節。其爲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批民風由淳而澆長吏浚民而民窮豈特一宜興哉此可為通勸矣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狝異獻柿栗茶
薺之饒其民人工織履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
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
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巖
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蕘畏吏而簡訟山澤之
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醞而又無賓
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回溪峻嶺飛泉石竇

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
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
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
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押闔既無以異於大都
誼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
之曠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者
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
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簿書
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

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
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
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為○吏○者
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
民○生○日○以○殫○斃○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
率○在○長○吏○矣○於○今○廼○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
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繁
已○而○恕○人○未○嘗○取○辨○於○敲○朴○鈎○撻○以○為○能○然○而○其○期
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

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至○理
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爐○冶○惟○其○所○鑄○南
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
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翁
然○為○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
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
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
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
望○於○侯○焉

贈楊明甫序

崔銑

批詞簡約而意適繁短篇之精者

予讀漢史至范萊蕪釜魚之歌。曰史雲固食君祿。何貧至此哉。今樂安楊君來令我邑。瓶常乏粟。庖亦缺薪。嘗遭凶霖。廼斧散篋以饜。蓋我邑路居午達。大夫士日沓至。官餼不足。楊君不忍更歛于民。輒助以已俸。况古人仕以爲道。祿以供父母。又餘則周宗人。活故舊。耻私君澤自潤。君子固宜貧哉。楊君以日之二分待行旅。而以其一理縣務。必決於一日中。蓋積事

并日則力不周而弊生。故常午始晨餐。繼燭以治簿書。今甲午冬隨群吏入觀。斯朝廷陟明黜幽之期。其有加摯公道。拔及微僻者乎。而抑群君於常曹。徒考其細文末績也。昔史雲謂王子炳李固爲知友。他日逢子炳於途。鄙其都從騎也。避匿不見。古之君子以道望人如此。况肯僕僕於貴者之門。而倖已寸升也哉。乃酌酒告君曰。士惟自立則可強。自此之外。靜需而順受可也。

送陸訓導序

唐順之

陸訓導業詩又因官海鹽也欲其以雅調而
批易淫聲切當切當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
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
雅頌。幸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
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長弘。乃始然然自信曰。吾六
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闕眡。而曰。敝如也。
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
篇。皆被之箎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
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

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
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
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譜鹿
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
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
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
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
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
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噶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

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于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爲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爲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爲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爲教之官。竊以爲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爲說。然余

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辯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辯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實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諱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別三子序

王守仁

批師弟之情藹然溢於言外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勉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
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
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始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
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
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
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
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
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
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子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瀟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者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子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子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子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子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真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佳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王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馬往而非學矣，而子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馬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王生序

李夢陽

批始序王生事甚奇終教之其語甚正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氈。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肯也。一旦棄牧筮。整褐挾冊書。從子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

明。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為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物。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不知非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知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恩壽雙慶詩後序

王守仁

批氣魄昌大詞采斐然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臣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臣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臣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臣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

是州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臣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臣為壽不必柔滑旨甘臣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臣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臣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臣拂其情而曰吾臣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

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歆嘻嘻旦夕孰與名
垂簡冊臣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臣
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臣明我之能
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臣是願其子
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願其
子焉弗可得而能也臣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臣是
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
異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
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

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憐大奸使不得
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日
堯天子一加之碩慮者孰非侍御君之教而凡若
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品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
公孺人之賢斯太史之序詳矣其所品修其身教其
家誠可謂伊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
為序之云爾

贈湯雲谷

王守仁

批祝壽文古未之有也而獨盛於今南山松栢駕鹿殮芝

套可厭此作獨發精思於畦徑之外愈諷誦愈可愛

弘治壬戌春某酉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常是時
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僊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
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
下探華陽休王宮感陶隱居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
有脫屣人間之心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
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恒
世之色是道也遇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
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

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
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大僕再過丹陽
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述謂予曰尚憶眉間之
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
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
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
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
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

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
渾，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汙，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干，其所遭若清風之披
物而莫知其所以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
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
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
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
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
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

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疑乎。
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
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
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喜子之鄉
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
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
者，使爾鄉人之子，躬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
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
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爲

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又徙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王九思

批叙事從容舒華鋪采無片詞八九調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其歸命而道阻。弗果行。甚恨。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具道所由來。請決進止。將軍迎見甚喜。稱說鄉里。問道故舊。具盡

酒接殷勤之歡。九思托于麾下。竊有所獻。以為將軍壽。蓋采諸風謠。撰述功德云。又一月賊平。九思謳吟歌笑。取道西歸。比歸。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於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竊自念曰。安得時將軍。又豈憂盜賊哉。未幾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錫麟衣玉帶。以部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郡邑。殺害憲臣。甌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曰。賊乍叛。或言撫

吾以爲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狼子野心。非可以人理化也。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啖其肉。而向者憲臣之家。所爲切齒而腐心者也。兵法不云賊首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爲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爲。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千里。深入擊賊。賴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蒞雖然。無敢或怠。怠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潼川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

北。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弱男婦若干人。計其終始。則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蓋綱紀于茲之日久矣。乃不自有。而曰平賊將軍功大。宜有所稱述。比于凱歌。不可但已。于是命之九思。受命仰而賀曰。矯矯乎壯哉。平賊將軍之爲真將軍矣。廼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九思蓋嘗聞睹。度今比昔。如蹈一軌。而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兵因險而愈奇。勢乘勝而弗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雖然。嘗受教于君子矣。委身

以報國誠心以恤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宜有若將軍秩列侯食萬戶河山之盟與國終始慶流苗裔益永弗替矣。書不云乎功懋懋賞九思頑鈍竄伏林藪方與齊民歌舞太平之休思慕將軍無以承顏接辭稱壽麾下如壽州時而于中丞公之命致私願焉將軍猶能記憶九思否也。

送清浪鐵參將序

喬世寧

批 恭將新擢統於立功此序征苗利害以摧折其英氣詞嚴義正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獯也。能記錄新建伯征戰

方畧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叛都御史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山谷險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聞。都御史蓋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參將闕。是時將軍為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為上言都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即以都指揮任參將便。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無不以為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也。余聞苗

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寇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勤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

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效。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又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獎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略蓋世。時方

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士兵助順。賴天子明聖。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與。熟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叙梅幼和

顏子木

批前學屈原後學左氏

十二年秋七月。梅子將如旌德。子木造焉。曰子之茲遣也。殆修翎直。楮以加鏃乎。範金埽埴以善模乎。鍛火淬水以利鏑乎。蟄蛇龍乎。滋拱把木乎。韜光明乎。整羽毛乎。壅木待有年乎。堅基卜築乎。茲數者不足

以成之。吾聞之處子之歸也。若考救曰。爾共乃夫子毋怠。其毋涕而言曰。往而家。無懷吾二人。夫子今出視處子之歸也。夫闔闢天之道也。進退義之則也。往來心之殆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其戒乎。梅子曰。不然。吾聞之。民之生也。家以產之。國以庸之。斯二者義兼之矣。往而復。人之情也。事之會也。夫吾將以委身也。言有家也。思以寄之。寄則歸。歸則安。安則善。善則推。順處其親曰寄。道不偏敝曰歸。心無反側曰安。指事和平曰善。摠乃所有曰推。惠澤及人曰仁。

入身不苟曰禮。成功立名曰伐。相機而退曰明。終乃
壽年曰樂。吾終身無以踰此矣。夫淺測深。小視大。迹
論心。粗入鑿。此之謂四蔽人矣。吾誠懼子之不吾協
也。子木辭而出。數日。梅子果行。

叙作忠父

顏子木

批全學國語

子疾將歸。子木筮之。遇無妄之七。曰無妄之疾。勿
藥。有喜。再筮。遇觀之漸。曰觀我生進退。賀曰子疾瘳
矣。夫疾氣之疾也。物之變也。皆不免矣。三辰弗耀。節

叙不叙。猛風滔雨。百物凋敝。天之疾也。山川崩竭。草
木不長。石裂地坼。變恠百出。地之疾也。燠寒失治。榮
衛受侵。五性七慾。四肢百骸。人之病也。惟君子運氣
以法天也。含章以效地也。制欲以執禮也。祛邪以行
義也。禦崇以至誠也。謹身節用。無所不祗。夫然而疾
也。故曰無妄之疾。夫无妄則誠矣。誠則天地動。鬼神
歆。疾茲瘳矣。若浮沈遲數。以診脈也。參朮薑桂。以治
性也。寒涼温燥。以和劑也。君子其何之能庸。故勿藥
有喜也。夫子之災也。告諸大夫。大夫聽焉。告諸

天王。天王閔焉。國人或曰。侂子胡疾之遽。造歸于楚。夫出處人之大節也。君子之觀也。小人之式也。瞑眩之藥。說以瘳商。孟軻采薪不終捨于齊也。子其無曰。余無攸司。進退裕焉。夫國人知之。鬼神相之。何以辭焉。進退之際。可不審乎。侂子曰。烏則依水。豈能離木。子言信矣。行將復。

穆天子傳序

康海

批傳奇本甚唐不信就中發出正六議論可取
穆天子傳。蓋紀當時巡遊之事。至登崑崙山。賓西王

毋。則去中國數萬里餘矣。自後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猶未覩所崑崙者。何穆王窮覽遐域若此也。豈造父奇能。與八駿超絕故哉。當其時供億不休者四五年。百姓騷然罷苦矣。至使外則荒服不來。內則徐偃作難。于是南刑就權。祈招宣刺。周道從此衰矣。嗟乎。觀逸遊田之樂。蕩佚心志。幾于覆宗社。而猶莫悟也。豈不誤哉。秦漢以來。求僊祠神。徧名山川。彼豈無所羨慕哉。此其事無足采者。余以其文辭類古周書。又其事與太史公合。而山川諸怪物。又皆域中異聞也。

至其七萃之士。簡省兵衛。黃竹之詩。憫恤士徒。則後世亦不可見矣。斯不足以觀盛衰之跡。明得失之故。邪。故閱覽好古之士。益亟稱焉。若謂諷一勸百。無益治道。則人主可不必觀也。

老子集解序

薛蕙

批 老子證心鍊性吾儒存心養性其源委本同但致用處差異耳人曰猶龍經曰道德可以異端并之哉西園集解高蘇門序之詳矣

嘉靖庚寅。予為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

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為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為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為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僊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竊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

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
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
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
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
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子見後
之人。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
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
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
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皆

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惟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
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
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
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
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
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
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
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
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

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為此
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
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
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
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
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
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君子。無聽我藐
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爾。

左粹類纂序

黃省魯

批

昔左氏羅集國史寶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爲
外傳。是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綜表以來。
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以浮誇闕誕者爲
病。然而文詞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善乎劉
生之評。謂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六經羽翮而述者
之冠冕也。不其信與。近世往喆之好左氏。而予得接
其緒論者。若吳郡守谿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
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者也。故王公蘊英揚
華。每每吐之撰造。且揭其酬對者。別錄而研覽。邵公

於玩繹而有得者。矩武其言。而標之簡端。李公則又
精洞神會。與之深化。故發於菁藻。渾無左氏之迹矣。
迨於今之天下。文章翕然渝變。日入於促捷深詭之
體。百五十餘年。漸涵程雅之式。俱閣廢不省。而憂之
者。則慮其學左氏而趨之也。固有鉤象與綴而流於
晦曖者。然童叟未習。其出尤爲妖奇。刑範之言。一切
斥咲而庸腐之。予則以爲此恐心術之變。若或使之。
非左氏之咎也。且予之所知。好左氏者。莫如三公。今
三公者之文。皆絜餘光白。果有促捷深詭之態乎。是

以知非左氏之咎也。予友施弘濟氏。博古敦行。潛心
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焚下
定。爲十有五月。以轄萃其言。凡若干卷。命曰類纂。於
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
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
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通方君子。必於施子乎
是德也。或曰。左氏所記。多衰世之事。殆不可以訓乎。
予曰。桀紂淫。霍醜迹。備錄於商周之典。仲尼所書。其
皆善者否乎。旣曰史矣。則善鑒惡戒。皆可訓也。夫何

疵焉之有。

漢紀序

何景明

批理與事合故經與史通此論亦發人所未發者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臣賢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蓋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史氏漢紀。其

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稽參。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

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明則理得。事逸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爲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於姓名之與。以盡事物之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特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恡於傳。以故是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三

絲集終

